

萬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編主五雲王

黃山谷詩

註選諸公黃

行發館書印務商



黃山谷詩

黃公諸選註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詩 谷 山 黃
註選渚公黃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 創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ELECTED POETRY OF HUANG T'ING CHIEN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HUANG KUNG CHU
PUBLISHED BY Y. W. WONG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萬有文庫

種一千集一第

編者 龍集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導言

黃庭堅，字魯直，自號山谷道人，宋分寧縣人。其先世居金華，至其六世祖瞻，宦於分寧，始卜築雙井。山谷幼而穎悟，讀書五行俱下。父庶大奇之，既孤，從其舅父李常學。以英宗治平三年，兩首鄉薦，遂登四年進士第，調汝州葉縣尉。神宗熙寧中，除北京國子監教授。元豐元年，眉山蘇軾見其詩於孫莘老家，歎絕；以爲世無此作，因以詩往來。會蘇軾以詩抵罪，山谷亦罰金有差。三年，知吉州太和縣，到官年餘，移監德州德平鎮。哲宗卽位，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入館，未幾，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討官，集賢校理。逾年，除祕書省著作佐郎。紹聖元年，坐修神宗實錄失實，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立，召還，知太平州，復除名編管宜州，卒，年六十一。有豫章詩文集行於世。世以配眉山蘇軾，稱蘇黃云。山谷詩，

尤名重一時，於是江西詩派之稱。自陳師道至潘大臨，謝逸，洪朋，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鏗，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友，楊符，謝薖，夏倪，林敏功，潘大觀，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呂本中，凡二十五人。

山谷詩學，據陳後山詩話以爲得自其父黃庶，及其外舅謝師厚；其父及其外舅，皆學杜者也。雖然，山谷詩大體固以學杜爲本，但其謀篇用韻，實兼韓愈孟郊之長，融會貫通。故於杜甫則得其骨格，其命意立言，力求沈著，有『一唱三歎』之音。於韓愈則得其恣肆博大，有『匠石斲堊，運斤成風』之妙。於孟郊則得其奇險，鍊字妥帖排奡而不流於怪僻。試臚其一二，以爲讀者探討研究之資：

登快閣詩：『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送王郎：『要須心地收汗馬，孔孟行世日杲杲。』詠李伯時摹韓幹三馬次蘇子由韻簡伯時兼寄

李德素：『絕塵超日精爽緊，若失其一望路馳。』馬官不語臂指揮，乃知仗下非新羈。』次韻范德孺感興：『事來千萬種，人有兩三心。』池口風雨留二日：『水遠山長雙屬玉，身閒心苦一春鋤。』社日奉寄君庸主簿：『遮眼便書用，挑聾欺酒杯。』及和答元明黔南贈別，題落星寺，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以見及四首，贛上食蓮有感，送范德孺知慶州，跋子瞻和陶詩，雙井茶送子瞻，和答錢穆父詠猩猩毛筆，新喻道中寄元明，用觴字韻，次韻子瞻題郭熙畫山，宗室公壽挽詞，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會心爲之作詠，呻吟齋睡起呈世弼二首，首次韻答曹子方雜言等篇，皆學杜甫而得其神似者。

汴岸置酒贈黃十七：『黃流不解涴，明月碧樹爲我生涼秋。』留王郎：『百年纔一炊，六籍經幾秦。』次韻張詢齋中晚春：『春去不窺園，黃鸝頗三請。』寄黃幾復：『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送舅氏野夫之宣城：『杷

種豐圩戶，柟楊臥訟庭。」次韻楊君全送酒：「秋入園林花老眼，茗搜文字響枯腸。」及武昌松風閣，書磨崖碑後，和子瞻粲字韻，送李德素。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宿舊彭澤懷陶令，再答冕仲，再答元輿。次韻楊明叔見餞二首，謝公定和二范秋懷，邀予同作三首，贈趙言，林爲之送筆戲贈，再次孔四韻，寄懷元翁兄弟並致問，毅父、和外舅夙興二首，題石牛溪旁大石上。次韻子瞻送顧子敦河北都運，送張沙河游齊魯諸邦等篇，皆學韓愈而得其神似者。

戲答俞清老道人寒夜：「索索葉自雨，月寒遙夜闌。」過家：「絡緯聲轉急，田車寒不運。兒時手種柳，上與雲雨近。舍旁舊傭保，少換老欲盡。」以小團龍及半挺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爲戲：「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繞羊腸。」寄裴仲謀：「在官與影俱，衣綻髮曲局。天機行日月，春事勤草木。」次韻知命入青原山口：「吠客犬反走，驚人鳥空忙。」次韻劉景文登鄴王臺見思：「把

筆已頭白，見書猶眼明。』寄家『夢回官燭不盈把，猶聽嬌兒索乳聲。』及曉放汴舟，次韻答晁無咎見贈，和師厚病間二首，題竹石牧牛，嘲小德和邢惇夫秋懷二首，題李亮功戴嵩牛圖，次韻吉老二首，竹軒詠雪呈外舅謝師厚並調彥深，次韻秦觀過陳無己書院觀鄙句之作，贈秦少儀，拜劉凝之畫像，和師厚栽竹，次韻正仲三丈自衡山返命舍驛過外舅師厚贈答等篇，皆學孟郊而得其神似者。

山谷最善用莊子；例如寺齋睡起詩：『小黠大癡螳捕蟬，有餘不足夔憐蛇。』次韻孔四著作北行滹沱：『平生不龜藥，纔可衛十指，持比千戶封，誰能優劣此。』再答明略：『使年七十今中半，安能朝四暮二浪憂喜。』留王郎：『郢人懷妙質，聊欲運吾斤。』效韻蘇州：『自是鶴足長，難齊鳧脰短。』戲贈彥深：『濡需終與豕俱焦，飫甘擇肥果非福。』皆善用莊子，以抒寫自己胸臆者，恰

能雋永有味，耐人尋玩。

古人以禪語入詩，唐以前皆無此法。唐初王右丞維始於詩中參用禪理。然釋典中笨重字句，尙無采用者。至宋王安石，蘇東坡始開其例；而山谷尤甚。如集中次韻元實病目詩：『君不見岳頭嬾瓈一生禪，鼻涕垂頤渠不管。』送昌上座歸成都：『寶勝蓬蒿荒小院，埋沒醯雞三隻眼，箇是江南五味禪，更往參尋莫擔板。』深明閣：『象踏恆河徹底，日行闇浮破冥。』題也足軒：『世人愛處屬同流，一絲不掛似太俗。』胡朝請見和復次韻：『忍持芭蕉身，多負牛羊債。』以及伽陀，伽梨，那伽，震旦，祇夜，伊尼，毗尼等梵語，不可悉數。此雖爲蘇黃創派，究非詩學正宗。故以上所述諸作，茲編概不採入。僅選其題息軒等三數首，以備一格。

山谷非惟好用禪語，卽稗官小說，亦多所引用。例如次韻子瞻贈王定國：

『百年炊未熟，一垤蟻追奔。』用邯鄲夢、南柯記。常父答詩有煎點徑須煩綠珠之句，復次韻戲答：『政當爲公乞如願，作箋遠寄宮亭湖。』用錄異傳。次韻子由績溪病起被召寄王定國：『天津十年面，想見頑而整。』用劇談錄。王立之以小詩送並蒂牡丹戲答：『不如王謝堂前燕，曾見新妝並倚闌。』用摭言。戲贈彥深：『上了分膾一飽飯，藏神夢訴羊蹴蔬。』用啓顏錄。雖屬以文爲戲，要非讀破萬卷，筆具錘鑪，殊不易辦到。其他徵引廣博，不能備舉。

大凡古今詩人，能成爲一家者，必有其箇性。箇性與時代，有聯帶之關係。如唐人大半偏尙神韻，宋人則多趨重寫實。蓋唐自中晚以下，詩之體蘊，盡已發洩無餘。宋初學唐者，如楊億、劉筠、晏殊、錢惟演等，又皆陳陳相因，不能獨闢門徑，深爲世所詬病。及至梅聖俞、蘇子美、王禹偁、歐陽修出，始盡變晚唐沿襲之辭藻聲調之空套，而出以議論，造句力趨瘦硬蒲峭一路。其源流係由韓孟

脫化而出。而山谷尤爲其間特出之豪傑，雖師法韓杜，獨能取其神而遺其迹。此真善於學古人者，然亦時代有以造成之也。

山谷詩之批評，優劣不一。如西清詩話載：『山谷詩妙脫蹊逕，言謀鬼神，無一點塵俗氣。所恨務高，一似參曹洞下禪，尙墮在玄妙窟裏。』苕溪漁隱叢話載：『蘇東坡嘗云：魯直詩如蠛蠉江瑤柱，格韻高絕，盤餐盡廢，然不可多食，多則發風動氣。』張巨山云：『山谷古律詩，酷學少陵，雄健太過，遂流而入於險怪，要其病在太著意，欲道古今人所未道語耳。』此皆對於山谷詩深致不滿，然要不足爲定論。山谷詩自有其獨到處，其用意宜爲淺人所難索解，至云險怪，亦非的評。若東坡所云，乃係一時譏諷之辭，不可據爲典要；蓋東坡於山谷相契相狎，至於其詩，固未嘗不推重也。據詩林廣記載：『東坡云：「讀魯直詩，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不敢復論鄙事，雖若不適用，然不爲無補於世。」』可知東坡

之推崇備至矣。又如王直方詩話云：『山谷舊所作詩文，名以焦尾弊帚。秦少游云：『每覽此編，輒悵然終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漢之風。今交游中，以文墨稱者，未見其比。』所謂「珠玉在旁，覺我形穢」也。』敖陶孫詩評：『黃山谷如陶弘景抵召入宮，析理談玄，而松風之韻故在。』劉後村詩話：『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楊劉則又專爲崑體。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尙寡，至六一公巍然爲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爲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爲本朝詩家宗祖。』詩林廣記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總觀以上諸評，可以知山谷之價值矣。

山谷教人爲詩，大要以讀書爲根本。茲擇錄『山谷刀筆』一二則，以見一斑。與趙伯充書云：『學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鷺」也。學晚唐諸人詩，所謂「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要須讀得通貫，因人而講，百許年來詩，非無好處，但不用學。亦如學書，要須以鍾王爲師耳。』與徐甥師川書云：『詩政欲如此作，其未至者，探經術未深，讀老杜李太白韓退之詩不熟耳。』與洪甥駒父書云：『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爲文章者，眞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此雖言作詩之法，實自道其心得，足以爲後學之南針。循此以求，則於山谷之詩，自然迎刃而解矣。

山谷詩，以宋之任淵史容所註之內外集爲最完善之本。史容序云：『山谷自言欲倣莊周，分其詩文爲內外篇，意固有在，非去此取彼，今內集已有註，

而外集未也，疑若有所去取焉者，茲豈山谷之意哉？」又云：『焦尾弊帚，卽外集詩文也。』茲編所選，仍分內外集，以存其本來面目。註則根據任史二家，去其十之七八，而補充以現時適用之解釋及音義，必取其詳盡而不瑣碎。至其言之易於通曉者，雖有出處，亦不加註釋。又每箇典故或字義，有兩說者，祇引用最簡單明白之一條，餘不兼錄。內集自元豐元年始，外集自熙寧元年始，俱迄於崇寧三年。而集中元祐四年至紹聖元年，十一年中，作詩甚爲寥寥，蓋以其母夫人病，及丁憂也。至於作詩之歲月，內外集，雖皆爲之按年詮次，然其不可考，因而附見者，多有之。故不復爲列表云。閩縣黃公渚敍。

其才也。相傳曰：「此是張良。」良有高祖之計，非
項王之勇也。良固善辭，沛公之謀，皆出良手。良
不以爲功，人情所不能無也。然良謂子房曰：「沛
公天授。」沛公也，天授者也。豈不以良亦知之
哉？良謂子房曰：「沛公天授。」子房亦知天授
矣。樊噲、夏侯驥、高厚子、王仲則，皆不以良為
能也。而良固善辭，良固善辭，良固善辭。良固善
辭，子房亦知天授矣。子房亦知天授矣。良固善
辭，樊噲、夏侯驥、高厚子、王仲則，皆不以良為
能也。良固善辭，樊噲、夏侯驥、高厚子、王仲則，
皆不以良為能也。良固善辭，樊噲、夏侯驥、高厚子、
王仲則，皆不以良為能也。

目 錄

內集

贛上食蓮有感

次韻劉景文登鄴王臺見思

留王郎

次韻王稚川客舍

宿舊彭澤懷陶令

以小團龍及半挺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爲戲

送舅氏野夫之宣城

次韻子瞻贈王定國